侗莽筆記

下

1和5
193
2止

歷史綱鑑帝孔甲篇載豢龍氏註豢音患豢養穀食曰豢又曰蔡史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実好龍能求其嗜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此言以善豢龍仕舜而非馬之謂也侗庵之言似

侗庵筆記卷之下

侗庵古賀先生著　筑前櫛田駿千里校

飛龍志

有一書名飛龍志。一貴人見其題識。而未見其書。不知何所載。以質於先子。先子亦不記憶。下問於煜。煜亦以不知對。今而考之。蓋馬志也。案蘇氏演義曰。春秋左傳載豢龍氏事。至今曹州定陶城東北三十里。尚有豢龍氏池。其村亦有土基。古老傳云。豢龍池者

門 1 和 5
號 193
巻 2

可疑然亦也淺学無可言
足同右而暑事有往往是
有此又不可知故因今所
見書以存疑再槩小學
載集記曰豢豕為酒非以
為禍也註曰豢養然則豢
意亦可知也

飲馬池也。櫪者槽櫪也。即今以內廐爲飛龍。乃豢龍之義也。通鑑。上（玄宗）乃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廐馬。從太子。（仗內六廐。飛龍廐爲最上乘馬。）此可以見矣。

宋武帝詩

歷代創業之主。大抵善詩賦。獨宋武帝如推野少文者。而其實亦不爾也。金樓子曰。帝始游軍彭城。置酒命紙筆賦詩曰。先蕩臨淄寇。郤清河洛塵。華陽有逸驥。桃林無伏輪。於是群才並作也。匡謬正俗曰。余家嘗得宋高祖集十卷。金樓子又載光武嘗著瑞火龍賦。此亦世人之所未知也。

劉超類陸秀夫

陸秀夫方崖山危逼垂亡之際。日講大學衍義。此衆所共知。或稱其自靖。或斥其不識務。其是非未易遽斷。而古人已有相似類者。通鑑曰。時饑饉米貴。峻問遺超。（劉超）一無所受。繾綣朝夕。臣節愈恭。雖居幽厄之中。超猶啓帝授孝經論語。

典衣以買魚

都下俗尚侈靡。凡飲食之屬。競求其價貴者。以相誇揚。鮰鱸魚以春暮夏初爲首出。價極翔貴。少年輩欲食之。力不能辨。則甘典裌衣以買之。案書隱叢說曰。

蘇州風俗奢靡日甚一日雜有但用皮者鴨有但用舌者且有恐黃魚之將賤無錢則寧質蚊帳以貨之者此其衣食之侈靡也誇奢之風東西一轍可嘆

海豆芽

重修臺灣府志曰海豆芽似蜆而大形扁殼綠吐尾如豆芽故名一曰塗杯此物西肥極多人以爲常食味美而不宜人間有中毒者都下絶不見人又不知海物有此一種其他海錯西肥所有而都下絶無者更有十餘種嶺南雜記曰水豆芽蝸類也鮮時殼中有一肉柱如牙箸醃之則縮小如豌豆莢此物予未見

佛國暦象編

數年前有釋某者著佛國暦象編以須彌山爲軌以推度日月星辰專闡明佛氏天文而彈駁西洋之說其所言固不合天度然其強記悍辨亦非齷齪者可辨案井金峨病間長語曰沙界釋覺州者釋鳳潭弟子也著俯仰審問以辨天經或問據勾股弦術制須彌山軌務主張俱舍之說可謂有功於佛門然強求說於不可行之地於天度失之甚遠蓋亦知而故犯者要之不可謂非英俊之材據此則固已有先著鞭

然不如無爲字之是

者。

爲甲於天下

或曰物茂卿記長崎人某園有爲甲於天下之語清人見而嗤之謂爲字全屬蛇足豈非牽於和習乎人多信之予參考諸書如甲於一方甲於一時等語皆無爲字而義自明然用爲字亦自通不必斥爲和習案四庫全書提要曰製器之巧實爲甲於古今

聖濟總錄

數年前官命於醫學館以活字刷聖濟總錄凡二百部又以其佚於西土及清商之還令附載若干部

以贈西土人西土人大喜謝以珍器重寶數種按揚州畫舫錄云黄履暹字仲昇于倚山旁開青芝堂藥鋪城中疾病賴之刻聖濟總錄則彼已先我刻聖濟總錄矣然恐或非全書也

豐太閤印

豐太閤刻印文曰福如東海壽比南山其印今藏在攝州北山某家予所識篠崎弼爲賦七古一篇郵寄見示予疑其印文語太俗頃者閲雙槐歲抄有云天順年中方俊詞云福如東海壽南山則明人固已有是語矣。

我鄉海魚無問大小清鮮而味美虽不如岩座之更佳亦可以冠于一方冬日有客自阿來者家君方往奔求魚終獲一大鯛刺潑動芷房而食之食客不肯喜曰吾勤勞吾且不易不咽不滿之色溯面家君窃日信于姜蘇哈親者不足與論太守之滋果虽彼非甘蘇親者而家近江海見則腐且似不厭故有此言嗚呼孰知正味莊叟之言不誣哉

鮮魚腥

會津米澤去海遠。不得屢噉海魚。海魚至此地者。必經數日。大抵餒而味變。土人習食之。來都下食海魚之鮮者。反惡其腥。而都人至海上獲魚。便煮而食之。亦有恨其太鮮而反無味者。莊叟所謂孰知正味者。適謂此也。清波雜志曰。江上取魚。用欄灘網。日可俯拾。濱江人家得魚。留數日。俟稍敗方烹。或謂何不擊鮮。云鮮則必腥。海上有逐臭之夫。於此益信。玆謂神奇化臭腐。其事情與本邦類。故錄之。

間氣

春秋演孔圖曰。正氣爲帝。間氣爲臣。秀氣爲人。緯書雖有此語。後世間氣之稱。特以極贊賢者。別自成義。非襲緯書意。或問伊川量可學否。曰可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如韓魏公可學否。曰魏公是間氣。案伊川亦惟贊美之評耳。清王棠乃云。間氣與正氣不同。伊川謂魏公是間氣。可知仍有不足在。以緯書之意解程叔子語。失其旨至所謂只是爭間氣之語。則只是間言語之類。全係譏誚之言。

下馬橋

江戶城中有下馬橋。下乘橋。下馬橋西土亦有之。通

鑑。唐文宗時薛元賞命左右擒軍將。俟於下馬橋。註。閣本大明宮圖。下馬橋在建福門北。是也。下乘橋則未聞。古心堂隨筆下同

入筒細布

通鑑。嶺南嘗献入筒細布。一端八丈。此必其布極精細纖薄。可藏之一竹筒中。故以爲名。今北越所産布極細者。謂一端布可貫錢孔而出入。乃又出入筒細布之上矣。

鍾子期知音

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使人召而問之曰。子何擊磬之悲也。答曰。臣之父不幸而殺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爲公家爲酒。臣之身得生。而爲公家擊磬。臣不覩臣之母三年矣。昔爲舍氏覩臣之母。量所以贖之則無有。而身固公家之財也。是故悲也。鍾子期嘆嗟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悲存乎心。而木石應之。故君子誠乎此而諭乎彼。感乎已而發乎人。豈必彊說乎哉。右見呂氏春秋。此與子期知我洋事酷類。且係親子天倫之重。儘可引用。而人多未之知。故錄之。又案戰國策呉人之游楚者病而呉吟。此亦與莊舃越吟事全同。而知者絕無矣。

浮浪人以扇乞錢

今代浮浪人窮乏無餬口之術者。以笠藏頭面。出在街衢多行人之地。以扇乞錢。西土亦有之。童蒙訓曰。紹聖崇寧間。諸公遷貶相繼。然往往自處不甚介意。龔彥和央貶化州。徒步徑往。以扇乞錢。不以爲恥。

以索貫人手心

蒙古之攻掠銑紫也。擒獲男女。便以索貫其手心。纍纍如連珠。係之船側。其殘酷全無人理。聞之猶堪戰慄。案李忠定公集。馬友遣牙兵下村收捉百姓。蔣暹等剗刷金銀。每二十人爲一串。皆透手心。以索貫之。出語不遜。欲抗拒王師。事全同。

刀頭用鮫魚皮

邦俗刀頭用鮫魚皮。實爲一定之習。又間以此爲室。西土以鮫魚皮爲甲。遠見荀子。近見蒙韃備錄。而未聞以裝刀頭及室。案山海經。燕山漳水出焉。其中多鮫魚。註曰。鮫有珠文。尾青毒。皮可以飾刀劒口。劉欣期交州記曰。鮫魚出合浦。長三尺。背上有甲。珠文堅强。可以飾刀口。又可以鑢物。觀此。則西土亦用以裝刀。然纔止於刀口。未知製爲頭及室也。

孔孟

蓋東野用昌黎爲藍本

馬融長笛賦曰。温直優毅。孔孟之方也。大宰純引此以爲孔孟並稱之最古者。案。枚乘七發。孔老覽觀。孟子籌之。（五臣作孟子持籌而算之）萬不失一。（翰曰。孔老孔子老子。孟子孟軻也。）此又逈在季長之前矣。

古心堂

予夙以古心名堂。人不晰其出典。屢擧以爲問。然其實非僻典也。韓文公贈孟東野詩云。孟生江海士。古貌又古心。此予所本也。邇者閲孟東野集。有云。夫子失古淚。當時落漼漼。詩老失古心。至今寒皚皚。是東野亦有古心語矣。

拙釣

韓文公贈侯喜詩云。吾黨侯生字叔起。呼我持竿釣温水。平明鞭馬出都門。盡日行行荊棘裡。温水微茫絶又流。深如車轍闊容輈。蝦蟇跳過雀兒浴。此縱有魚何足求。我爲侯生不能已。盤針擘粒投泥滓。晡時堅坐到黄昏。手倦目勞方一起。蹔動還休未可期。蝦行蛭渡似皆疑。擧竿引線忽有得。一寸纔分鱗與鬐。是日侯生與韓子。良久歎息相看悲。我今行事盡如此。此事正好爲吾規。此詩叙拙釣之狀。宛然在目。足令人噴飯。洵見韓公筆力。藤煥圖游中川記。謂其釣

深于釣漢者極精是其
皇皆賴他人詩用方句
樂出八時考本邦亦能求
于人不用多具冨可論

得小魚。不堪喜躍。衣帶盡濕。略與韓詩相似。意文人自古拙釣類若此。韓子又有羽沉知食駃。緡細覺牽難等句。知其篤嗜垂釣也。又案溫庭筠有寄湘陰閻少府乞釣輪子及寄裴生乞釣鈎詩。知其貧而好釣也。然本邦士人即貧而好釣。亦未聞有至乞釣具於人者也。

清世祖妃石氏

世祖章皇帝恪妃石氏。灤州人。戸部侍郎申之女也。申父維嶽。明萬曆庚戌進士。官某省副使。右見池北偶談。世人多謂清主妃嬪專用滿人。中州人不得進幸。今觀偶談所載。似不如世人所云。

十九而冠

左傳。天子諸侯十九而冠。冠而聽治。其教至也。杜註。十九而冠。先於臣下一年也。是冠子貴賤不同其年。案韓詩外傳。夫爲人父者云云。及其束髮也。授明師以成其技。十九見志。請賓冠之。足以定其意。據此則貴賤未始異冠年。予謂十九而冠。即二十而冠也。二十必當冠。故及其前年。亟著之冠。欲二十時業已爲成人。只是同一事。二十之冠。猶之三十之昏。不應以貴賤殊其年。杜註恐謬。

後世無聖人

三代以還絶無聖人者。非獨氣運之衰人才之日汚。亦時俗使之然也。古昔風俗仁厚。好成人之美。故聖者相踵。末俗懻忮苛酷。吹毛摘瑕。不一毫假借。故世無完人。欲聖者之出難矣。王充曰。使堯舜更生。恐無聖名也。洵爲不易確論。清吳中堅以張子房諸葛武侯。慕容恪。郭子儀。李鄴侯。程明道。李綱。宋澤岳飛。孟珙。爲三代以下聖人。亦是卓識。但覺許與宋人稍太過耳。

拜省拜親

稱人還鄉省其親爲省覲用之詩題中。本杜少陵送韓十四江東省覲。擧世遵奉之。又有拜省拜親等語。人或未之知也。岑參有送張眞公歸南鄭拜省詩。又有送許拾遺恩歸江寧拜親詩。唐曹松有邊上送友人歸寧詩。歸寧本係婦人事。今用之男子尤奇。

看朱成碧

心眼昏亂。錯認白黑。稱爲看朱成碧。人咸謂本武曌看朱成碧思紛紛之句。然梁王僧孺詩已云。誰知心眼亂。看朱忽成碧。

茶未必栽壽

茶之戕人壽。唐以來人所俱知也。然重修臺灣府志曰。張士柳辟穀三年。惟食茶果。年九十九卒。

雲肆

唐人有似將亂藍添雲肆句。案晉趙至與嵇茂齊書曰。布葉華崖。飛藻雲肆。此唐詩之所祖。雲肆蓋謂雲之散布如陳市肆者也。

結夢

邦人作詩。好用結夢。夢將結等語。余嘗斥其近俗。然元稹詩。有間窻結幽夢語。則唐人已用之矣。

王叛王叔陳生

左傳。王叛王叔陳生。東魏高洋曰。陛下反臣。靜帝曰。自古聞臣反君。不聞君反臣。觀此則太平記書後醍醐天皇御謀反之事。不足深怪。又公羊傳。昭公將弑季氏。

藕絲袈裟

近聞有士人家女。以藕絲製袈裟。蓋與聞佛氏故事也。案太平廣記百十六卷曰。寺元有釋迦藕絲袈裟。爲千載之異物也。

三角八角

一日有人來問曰。邦俗稱物之菱頭形者爲三角。西

西人有山參角字往々見于詩句

土果稱云何。予應之曰。亦惟稱爲三角而已。案通鑑。史思明命朝義築三隅城。胡三省註。新書作三角城。蓋一角依山。止築其三角也。又唐岑參詩。八角紅亭蔭綠池。一朝青草蓋遺基。明鍾惺花墅記曰。有亭三角曰在澗。

海茸即沙箸

西肥有海茸者。其狀如箸。心白而及淡黒色。視之頑然。而實活物。聞人足音。則遽潛沙中。故漁者必屏息輕進。方始可獲。案嶺表錄異曰。沙箸生于海岸沙中。春吐苗。其心如骨。白而且勁。可爲酒籌。凡欲採者。輕步向前及手急按之。不然聞行者聲。遽縮入沙中。掘尋之。終不可得也。知沙箸即海茸也。海茸生食烹食皆佳。而生食爲勝。今錄異所載。止供酒籌。蓋未知食之之法也。

舁夫錢

都下市井中以醫爲業者。抵人家治疾。則必就病者家索舁夫錢。主人或靳不與。或所與不慊其意。則舁夫嘵嘵罵詈。甚至臥而不肯起。醫不能呵禁。蓋舁夫俸金極尠。豫以舁夫錢當俸金也。故醫無如其桀驁何。而其竟也。舁夫錢之費。反倍蓰於藥價。此今時之

弊習也。案清洪若皐南沙文集曰。京師醫者類鮮衣怒馬。數請則至。至則不審病之由冷熱。馬錢籍錢藥錢。阿堵纍纍。留兩紅丸而去。不唯一醫然。十醫百醫無不然。觀此則西土之弊習亦同。而取籍錢則更甚矣。

李衛公問對

李衛公問對。雖未必成於李衛公。亦自五代以前人所作。近人率論斯書成於阮逸。而其實不然。大學衍義補云。說者謂靖與太宗問對之書。乃宋阮逸假託而作。考宋仁宗命王震校正武經。已有其書。豈其然

哉。

異產

古之異產。如破母脇以生。如楚王之先者。不尟。後世則殊寥寥。人曰疑古書紀載之不實。然後世亦間有之。案太平廣記曰。晉安帝義熙中。魏與李宣妻樊氏有娠。過期不孕。而額上有瘡。兒穿之而出。出廣古今五行記下 同又曰。長山趙宣母姙身。臂上生瘡。兒從瘡中出。又曰。後蜀李勢末年。馬氏婦姙身。兒從脇下出。母子無恙。其年勢爲桓温所滅。又曰。宋孝武時。荊州人楊歡妻。於股中生女。及孝武崩。子業立。狂勃被廢見害。所

我師杞菊所著胎產新書多載異產。怪甚。然目親所見者居多。亦錄出傳聞。或諸書所載。皆有據記明晰。非所可疑

生女至齊猶存。

苦手

世有所謂苦手者。以手持蛇。玩弄任意。而蛇不敢噬。似有所畏。案。餘冬序錄曰。黃帝書謂爪苦手毒爲事。善傷者。可使按積抑痒。手毒之語出此。手毒可使試按龜。置龜於器下而案其上。五十日而死矣。手甘者復生如故。今人多不知。

石守道唐鑑

石守道採摭唐史中女后姦臣宦官事。各以其類作三巻。目之曰唐鑑。右見性理大全巻六十三。此與范

祖禹所著書名同。且在其前。而人多不知者。

杜鵑四時啼

一啼艶陽節。春色亦可惜。再啼孟夏林。密葉堪蓊翳。三啼涼秋曉。百卉無生意。四啼玄冥冬。雲物慘不霽。右唐鮑溶子規詩也。是子規之啼四時未嘗絕。然詩人詠子規之啼於秋冬者。溶之外未有聞也。

張三呂四

全唐詩。何承裕戲爲舉子對句曰。曉來犬吠張三婦。日暮猿啼呂四妻。觀此則古者以呂四對張三。後世則呂四一轉爲李四。人不復知有呂四之稱矣。

繪馬獻神

呉泰伯廟多圖善馬緜與女子以獻之右見太平廣記卷二百八十極與本邦祠刹所揭繪馬者相類

水有文武

呉道子所畫水一壁文水一壁武水右見汪啓淑水曹清暇錄是不獨火有文武水亦有文武也

煙草志

仁和倪一擎秀緝有煙艸志八卷右見水曹清暇錄其書比大槻玄澤蔫錄未知孰先後而編輯躋八卷之多其記載必詳惜未得一寓目也又庭立紀聞云

汪韓門嘗輯金絲錄四卷惜未見此書亦未聞清商齎來也

漢人屈下可憐

庚申外史曰大興國子監蒙古回回漢兒人三監生員凡三千餘此元制也今清亦定爲滿州蒙古漢人三等亦以漢人居最下漢人洵可憐矣

揚椒山妻訟寃疏

揚繼盛妻請代夫死疏不獨其哀音深情動人其文字亦自峻潔可誦在閨秀之作良稱僅見案明史稾王世貞傳揚繼盛下吏時進湯藥其妻訟夫寃爲代

草既死。復棺斂之。嵩大恨。據此則文成於弇州之手。宜其佳也。

花向人

予所識山形人若山靜虎云。嘗師事鬼谷子者。佳淺草之地。享壽百二十。鬼谷子能令園中花背我開者轉而向己。詢其故則吾惟深愛念其花而已。然予謂吾儕即愛念終日竟夜。烏能來其回顧。意鬼谷子別有異術耳。湧幢小品曰。陸成之宅。牡丹一株。百餘年矣。花朶茂盛。顏色鮮麗。有李氏者。欲得之。主人已許俟開後乃移。既移。其花朶皆背主面牆。強之向人不能也。未幾凋殘零亂。無復前觀。花花朶朶背面眞可異。此又與鬼谷子園中花相反。

象不受欺

象房在宣武門西城墻。云云。象奴貧窘。向乞借糧。預爲說明。則草束糧減。去亦食。否則不肯受欺。右見水曹清暇錄。往年和蘭貢象。公命畜之。守者減其糧而私于己。象怒以鼻繞其人而撲殺之。公復命鳴象殺人之罪而戮之。象性之伉直激烈若此。

吟味

國語有吟味。猶言考勘也。南唐徐鉉詩。一首新詩無

限意。再三吟味向秋雲。此專就詩言。與國語在政務上說者。所指不同。然考勘之意則相似。

夢圓

門生某嘗以詩卷乞予刪正。中有殘夢圓語。予謂古來有圓夢。無夢圓。圓夢占夢也。因改正此一句。嗣後閱南唐耿玉真菩薩蠻詞。有云。玉京人去秋蕭索。畫簷鵲起梧桐落。欹枕悄無言。月和殘夢圓。夢圓蓋道夢之穩妥也。則夢圓固有出典。讀詩之不可不博如此。

碧鮮

碧鮮蓋言蒼碧鮮明。豈區〻指言竹與草及山水乎

碧鮮者竹也。唐令狐楚詩。齋居栽竹北窻邊。素壁新開映碧鮮。一作見 陳陶詩。丘壑誰堪話碧鮮。靜尋春譜認嬋娟。釋皎然詩。竹杖裁碧鮮。步林賞高直。皆指竹也。獨孤及詩云。春草漸碧鮮。又云。山水含碧鮮。則道草與山水也。

火酒引火殺人

多飲燒酒。醉未醒而吹火。火入喉中。以致燒死者。世人間有之。案楊循吉蘇談曰。成化中。故崇真宮道士龔尚。飲燒酒過多。夜向臥吹燈。引火入喉中。燒死。是事非久遠。數年間耳。大抵酒皆火。非但燒酒也。

幼字古今異義

幼字古所用義博。惟爲少字用者有之。後世則專爲幼穉幼童用。而義頗狹矣。左傳棄北之良而用幼弱。二也。（注幼弱謂司子反也。）魯男子之與寡婦問畣亦云。予幼吾亦幼。此皆似指三十歳左右人爲幼。予意成王之幼。惟二十以上三十以下。智思未啓。德性未堅定。故周公恐王業之或傾危。而盡心輔翼之耳。因其稱幼。遂有在襁褓之中說。後儒之附會也。鮑廷博之內子幼。余三歳。與古語之旨同。

蠔山

予門生佐田修平。久留米人也。探討北州山水。遂遊松前蝦夷之地。爲予說土人之言云。蝦夷濱海之地。有牡蠣無數。混合而自成一小島者。欲啖牡蠣者。惟携一炬火而往。便可果腹。案太平廣記曰。蠔即牡蠣也。其初生海島邊。如拳石。四面漸長。有高一二丈者。嶄巖如山。每一房內蠔肉一片。隨其所生。前後大小不等。每潮來。諸蠔皆開房。伺蟲蟻入。即合之。海夷盧亭者。以斧楔取殼。燒以烈火。蠔即啓房。挑取其肉。貯以小竹筐。赴墟市以易醋米。蠔肉大者醃爲炙。小者炒食。肉中有滋味。食之即甚壅腸胃。（出嶺表錄異）此其情

狀。全與蝦夷島上同。

炊爨上魚身自註。大魚出浮。身若洲島。海人泊舟於旁。因向炊爨其上。魚不之覺。元稹詩。

樂工去外腎

俄羅斯樂人多抜去睾丸。以爲如此則聲音極清朗。猶夫犬去睾丸則力絶壯也。祝允明枝山前聞曰。高皇帝自敬天事神。至於禮樂末節。罔不究心。以樂生不娶。顓潔特創神樂觀居之。俾從黄冠之列。贍給優厚。據此則明代樂人亦不近婦女。但未知其抜去睾丸與否也。

蘭學醫某曰。英機黎近歳臨敵之際。問選男子去睾丸者數十人。執短兵爲先鋒。去睾丸者不少怯死。競進死敵。而以大炮繼之。雖勁敵莫不立摧破。

苦瓜

予性頗嗜苦瓜。覺諸苦味中。惟此爲最佳。廣東新語曰。苦瓜一名菩達。一名君子菜。其味甚苦。然雜他物煮之。他物弗苦。自苦而不以苦人。有君子之操焉。新語之言若此。亦可想見其味之美矣。舊鄉西肥人皆知及其苦而食之。既熟而甜則棄之。東都人則專食其色丹黄而甜者。且不呼苦瓜而呼荔枝。苦瓜又名錦荔枝。見

西土書全不知苦瓜之真味矣。

惡近婦人

李卓吾性癖潔。惡近婦人。無子。亦不置妾。後妻女欲歸趨歸之右。見帝京景物畧。案梁蕭詧亦惡婦人。數十步外。便知其臭。而有子。則又未至卓吾之甚也。古來以婦人妨礙德業。力斥遠之者固自不尠。其中心惡之者。僅見是二人耳。

侗庵筆記卷之下終

書侗菴先生筆記後

侗菴先生學海之大溢為著作皆藏諸筐底未嘗輕示人駿侍教多年所覩僅不過五六種及歿後始得悉窺遺編自六經四子以暨正史野乘靡不有詳說自他文詩小品不下數百卷要之

蘊蓄之發於自然者是以浩浩乎
其盛大也如斯編特其緒餘而猶
海之有支流乎紆餘縈回亦使人
不能揆測追憶少時侍教也日執
經以析疑義距今殆二十年茫如
尋昨夢試繙斯編閲之曩之所
聞亦載而炳如也反復之餘不堪

感愴遂手校以行于世嗚呼
先生在寫未經示人今也不幸末由
就正豈得不開雕以供津逮乎哉
嘉永五年龍集壬子春二月
受業　櫛田駿謹識

澤俊卿書

筑前　櫛田駿平改正

嘉永五壬子八月

書林

京都五條寺町　勝村治右衛門

大坂心齋橋通安道寺町　秋田屋太右衛門

江戸芝神明前　和泉屋吉兵衛發行